

如果爱情都可以成为杀人的利器，我们还能相信什么？

NIGHT KILLS

致命约会

(美) 约翰·卢兹 著

JOHN LUTZ

杨振同 译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作家

约翰·卢兹

最新惊悚小说

荣获艾伦·坡奖、夏姆斯奖、金迪林格手枪奖

引人入胜，悬念丛生，而且我敢说，简直毛骨悚然。卢兹知道怎样让你发抖。

—— 哈兰·科本

阅读这个故事，如同坐过山车，心脏咚咚直跳；故事跌宕起伏，摄人心魄；书中人物形象复杂、饱满，栩栩如生。

—— 杰夫里·迪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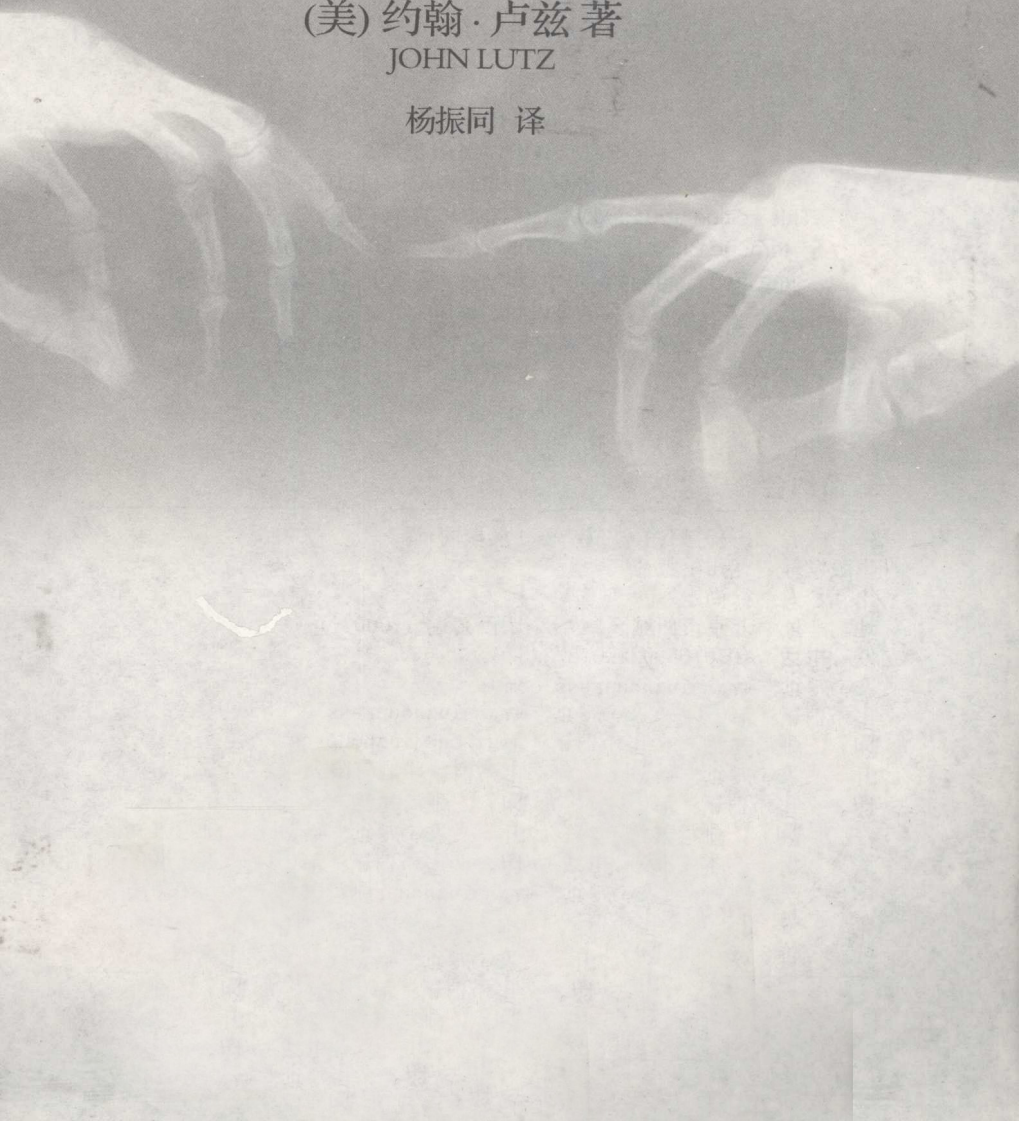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致命约会

(美) 约翰·卢兹 著

JOHN LUTZ

杨振同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致命约会 / (美) 卢兹著 ; 杨振同译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1.8
书名原文: Night Kills
ISBN 978-7-5108-1098-5

I. ①致… II. ①卢… ②杨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8631号

NIGHT KILLS

AUTHOR: JOHN LUTZ

Copyright © 2008 BY JOHN LUTZ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JIU ZHOU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-2011-1834

致命约会

作 者 (美) 约翰·卢兹 著 杨振同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32 开
印 张 12.75
字 数 341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098-5
定 价 30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约翰·卢兹致中国读者的信

每位作者都想拥有广泛的读者。感谢九州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，将我的作品呈献给全世界最庞大的读者群。同时，感谢我的译者，尽其所能，精益求精，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中文。

我希望《致命约会》和《曼哈顿猎杀》这两本书能给我的中文读者带来极大的愉悦，让他们看一看美国的文化，尤其是纽约市的市井百态。能给全世界的读者带来乐趣和知识，是我莫大的快乐。我希望，亲爱的读者，这也是您的快乐。

约翰·卢兹

2011年3月11日

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

各大媒体对约翰·卢兹的盛誉

“引人入胜……夏姆斯奖与艾伦·坡奖得主卢兹再次显示了他的伟大天才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“卢兹技巧高超，这本厚厚的惊悚小说同样将令你爱不释手。”

——《圣路易斯信使报》

“超级悬念……这本书会让你中途停下来，去检查所有的门窗是否锁牢。”

——《韵事》

“精彩……一本恐怖至极、悬念环生的读物。”

——《书单》

“悬念贯穿始终……是在沙滩休憩时的理想读物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“太棒了！卢兹的书用悬念牵着我，从封面一直读到封底。”

——《中西部书评》

“紧张、紧凑，情节生动、扣人心弦，一部上乘之作。”

——《书页》

女人和鸟儿不用回头就看得见，这的确是一种必要的防备，
因为女人和鸟儿的周围都是敌人。

——詹姆斯·斯蒂芬斯^②，《半人半神》

注：詹姆斯·斯蒂芬斯（1882—1950），爱尔兰小说家和诗人，主要成就是重述爱尔兰神话和童话。

谋杀即将开始

“一场曲折的猫鼠游戏……一部情节紧凑的犯罪惊悚小说……卢兹技巧娴熟，生动逼真地将各色死于射手枪下的被害人呈现在读者眼前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“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是约翰·卢兹的书迷。”

——T. 杰弗逊·帕克

“约翰·卢兹是一位卓越的天才。”

——约翰·莱斯科拉特

“引人入胜……生动逼真的心理惊悚小说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“约翰·卢兹是劳伦斯·桑德斯再生。”

——埃德·戈尔曼

“想阅读惊悚恐怖、节奏紧凑的故事，读卢兹吧！”

——《圣安东尼奥新闻》

“卢兹是最杰出的作家之一。”

——《圣迭戈联合报》

“卢兹正在迅速耗尽批评家们的溢美之辞。”

——《圣路易斯信使报》

“几个非常可爱的主角，错综复杂的情节，一个惊悚故事……卢兹总是给我们最好的作品，从无例外。”

——《书单》

1

玛德琳在狂奔。

她本应该知道得更清楚。她真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些。

她脚下一滑，刚刚转过一个街角，一个虫子——一只大蜜蜂或者是大黄蜂——“嗖”的一声从她耳边飞过，她的右脚差一点从她那鞋帮很低的运动鞋里滑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又传来沉闷的“砰”的一声。她知道他在朝她开枪。

他在汽车里时满脑子想的是什么，现在已确定无疑了。

他是要把我杀了！

为什么呀？我都做什么了？

她顺着漆黑的街道狂奔，此刻，她已经跑得气喘吁吁、精疲力竭了，脚步变得踉踉跄跄。即便是天这么晚了，附近肯定还有人没有睡觉，那么就会有人来救她。不管是谁都行！

恐惧感驱使着她猛跑。身后他那稳健的、带着杀机的脚步声“噗”、“噗”向她追来。

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？

这都是怎么回事？

他要是走到足够近的地方，再开上一枪……

现在，她岔气了。疼痛在和她作对，使她直不起身子，她再也跑不动了，跑不动就意味着她再也活不了了。她的双腿不仅仅是筋疲力尽，而且开始麻木，麻得她几乎感觉不到和人行道地面的接触。

玛德琳准备听天由命，避免不了的事情就不避免了吧！但就在这时，她看见前面一个漆黑的十字路口，有个黑影一晃，接着就亮了起来。

是一辆汽车开了过来！

在她身后，那支枪又开火了，这次离得更近。那枪声听起来就像是一只大手拍的掌面拍另一只大手。那清脆的声音透着坚定。

它发出信号，有什么东西在走向死亡。

2

退休凶杀案侦探弗兰克·奎因坐在阿姆斯特丹大道^①上的莲花餐厅里，喝着一杯浓浓的黑咖啡。这时，一个男子在他对面坐了下来。他下巴上的肉松弛地下垂着，看上去活像一条穿着剪裁精美的衣服的沙皮狗。

“我知道我迟到了。”沙皮狗高声嚷嚷道。

“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”奎因啜饮着咖啡，问道。

“这件事要是由你来决定的话，我恐怕早就来到这儿了。”

奎因没有答话。过分自信的人使他感到厌倦。

这两个男人差不多正好相反。那个沙皮狗是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哈利·伦兹，不光是下巴上的肉松弛下垂，连身体上的肉也是颤颤巍巍、松松垮垮的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他的体重增加了大约四十磅，即便是穿上那昂贵的带白色条纹的蓝色西装，也掩饰不住蓬松的赘肉。所有那垂直的条纹穿在伦兹的身上，都成了蜿蜒曲折的小径。

而奎因则身材高大，四肢瘦长，下巴上的肉长得结结实实，鼻子过去经常被弄破，一双不起眼的蓝眼睛，看你一眼就让你忐忑不安。他那一头直发剪得很短，已见点点灰白，但看上去需要理发师好好把发型修一修，以便适合人的头型。如果说伦兹是条沙皮狗的话，那么奎因就像是一匹狼。

注：曼哈顿的街道有大道（Avenue）和街（street）两种命名方式。大道通常为南北向，街通常为东西向。第十大道在 59 街以北改名为阿姆斯特丹大道。

“你很高兴见到我，”伦兹接着说，“因为你才五十五岁，你可不喜欢就这么退休了，就这么烂掉了。”

那个名叫塞尔的女招待走过来，奎因说：“给我的冤家对头来一杯咖啡。”

“我还没有吃早餐呢，”伦兹说，“我也要一个蛋奶饼和节食糖浆。”

“就是味道像树液的那种东西。”塞尔说。她是个身材矮胖的中年妇女，从来都没有苗条过，所以取而代之的是诚恳。她在这方面做得很好。

“那么，就来真家伙吧。”伦兹说。他很高兴他的胃口被吊了起来。

奎因听了一会儿上西城[®]阿姆斯特丹大道上车水马龙的声音。就在外面，有个人大声骂了句下流话。有个人俯身靠在汽车喇叭上，回骂了一句。这就是纽约啊！

“我烂得很快，”奎因说，“你为什么不直奔主题呢？”

“好吧。我又需要你和你的人马了。”

奎因和伦兹给他配备的两个侦探在上一个他侦破的案子里，追捕到一个连环杀手，因而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。那个杀手绰号叫“屠刀杀手”，可谓实至名归。他们大获全胜，结果伦兹很快仕途通达，爬到了警察局局长的位置。事实上，他是这个城市所知道的最受欢迎的局长之一。在纽约市，这就意味着，他爱怎么做就能怎么做，包括把三个侦探临时拉回到纽约市警察局，只要这三个侦探愿意。他知道，奎因会很乐意的。只要奎因乐意了，他的那两个侦探就没有什么好不乐意的。奎因和伦兹一样，是个很难拒绝的人。

“你为什么需要我们？”

伦兹微微一笑。他看上去还是像一条沙皮狗。“奎因，在这座城市里，你可是连环杀手的克星啊。”

注：纽约市曼哈顿区（borough）的一个街区（neighborhood）。第五大道将曼哈顿分为东城和西城，第 59 街是曼哈顿上城和中城的分界线。上西城介于中央公园和哈德逊河之间，西 59 大街以北，是中下阶层的居住区。

4 致命约会

“你这么说，我可不确定是不是承受得起。”

“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们上一次给你干活，让你一路高升，当上了大局长哦。”

“而你挣到了好名声，成了一个大英雄。这件事里面咱们两个都有好处，奎因。这个换那个，针尖对麦芒。这世界就是这么转悠的。”

“是你的世界。”

“啊，那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。”

“哈利，你下一步想当什么，市长吗？”

伦兹耸了耸肩。“谁知道呢？”他似乎是一本正经的。奎因看得出来哈利能当市长。可是当初奎因也没能看出来他是当警察局局长的料，而他却坐在那儿了，当上了警察局局长。

“有什么条件？”奎因问。

“工作聘用。和你的赔偿金互不干涉，也不影响你的退休金。”

奎因并不担心报酬问题。在侦破普劳勒案之后不久，他曾被冤枉强奸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女。事实上是另一个警察干的，有人可以作证。奎因要恢复名誉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所以就向市政府要了一笔足够的赔偿金。除了支付律师费，还能支付日常开销，不管有没有退休金，奎因都能过得滋滋润润的。

“我要是办这个案子，”他说，“这个案子得引起我的兴趣。”

“噢，会的。”

塞尔端着伦兹要的咖啡、蛋奶饼和枫糖汁走了过来。枫糖汁盛在一个器皿里，器皿的样子就像是空中小姐给的那种小饮料瓶子。

塞尔用一个修剪过、染了红色指甲油的指甲敲敲瓶子盖，说：“这可是好东西。直接从树上弄下来的。”

“我相信你，宝贝。”伦兹说。

她走开后，他在蛋奶饼上涂了一层厚厚的黄油，然后把小瓶子里的全部汁液都倒了上去。

“我们遇到一个连环杀手，”他对奎因说，“不过媒体还没有介入。”

“有几个受害者？”

“两个女人。”

“听着不足以算做连环杀手吧？”

“两个女人被杀的方式一模一样，一样的不同一般。”

“那么你们有尸体啰。”

这不是问题。伦兹操起刀叉，向他的早餐发起了进攻。“有一部分尸体，”他说，“呃，这样说不太确切，”他一边往嘴里塞蛋奶饼一边纠正道，“我们只有尸体的躯干。”

他咽下去，然后吧唧吧唧咂吧着嘴唇，满脸的得意之色。“这东西真好吃。”

一个大侦探尤其是一条当警察局局长的沙皮狗说出这种话，似乎有点奇怪，然而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

伦兹刚把最后一口蛋奶饼叉进嘴里，塞尔立即就又端着咖啡壶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她这么殷勤可能是他之前叫她宝贝的缘故吧。

蓄满咖啡后她回到了柜台后面。

“用同一支枪打的。”伦兹说着，把他的空盘子推开。他把一根手指头蘸进剩余的枫糖汁里，舔了舔，然后吸饮了一小口咖啡。他慢条斯理的样子像是在享受他的故事。“点 22 口径的中空子弹，从胸部穿了过去。”

“小手枪。”

“足够大了。法医说，枪伤是致命的，不过那两个受害者可能并没有立即死去。也可能是被击中了头部后死掉的。没有头颅，所以我们无从得知。”

“是专业杀手？”

“不是。专业杀手是不会那么麻烦地肢解尸体的。”

奎因推想这话不假。接着他警告自己，不要这么快就得出任何结论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”伦兹说，“就是两个女人都遭到了性侵犯，作案工具是一根长长的削尖的器具。不是刀，倒更像是一根棍子。”

“告诉我，那是在她们死后才捅进去的？”

“按照尼夫特的说法是这样的。”朱利叶斯·尼夫特是一个技术熟练，但是说话很粗鲁的验尸官。“尼夫特似乎对杀手表现出的一丝仁慈感到很失望。”

“杀手好像是为了作案方便，”奎因说，“先用一颗子弹把受害者干掉，再用一根锋利的器具弄那事，这样更容易些。”

“所以啊，你才是破案的不二人选，”伦兹说，“你正好可以钻进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的心里去。”

“也可以钻到你的心里去。你想他弄那事用的是锋利的棍子或任何东西，是不是因为他无法把它竖起来？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”伦兹又舔了舔一根手指上的枫糖汁，冲奎因微微一笑。“怎么样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我们接手，”奎因说，“我这就给费兹和珀尔打电话。”

费兹^⑤是退休的凶杀案侦探拉里·费德曼。

珀尔是……唔，就是珀尔。

而这可能是个问题。



珀尔个头不高，身材标致而丰腴，乳房高耸，即使穿着灰色的制服，看上去也非常生动，不像是一对真的乳房。那完美无瑕的白皙的面庞，黑黑的秀发，黑黑的双眸，白白的、整齐的牙齿，近乎完美。她身上有一种活力，仿佛她无论靠近什么东西，她的活力都能把它们吸引过来。

她在观察写字桌旁的那个人，人们在那张写字桌旁填写存取款的

注：费德曼的昵称。

单子。不管他填写的是存款单还是取款单，花的时间似乎都长了些，而且他还不停地环顾整个银行。

第六国家银行是一家比较老的银行机构，拥有许多大理石和胡桃木的隔板，还有抛光的黄铜隔板。在那一长溜出纳员隔间的后面，隐约可见那巨大的金库的门敞开着，宛若通向十九世纪的大门。这是一家这样的银行：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，那变化就像是在寒冷的日子里，半天都滴不下来一滴的糖浆，慢而又慢。但你知道你的钱是安全的。

珀尔喜欢在第六国家银行当保安，就像是一个轻松版本的警察。制服也许是灰颜色，而不是蓝颜色的，但毕竟还是制服啊。她很多时间得站着，而且很多技术要求都是一样的。要是工资再高些就更好了，不过她无怨无悔。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把手枪从屁股后面的枪套里拔出来。即使有一天，真的有个就像是在那张胡桃木写字桌旁填表的那个笨蛋，先来银行打探一番，准备抢劫，或者是递给出纳员一张纸条，告诉出纳员要发生抢劫案了。不管怎样，珀尔都严阵以待，以防抢劫案真的发生。

那个一直在费力地填写表格的家伙是个瘦骨嶙峋的男人，身上有很多文身，穿着一件在监狱里穿的那种洗旧了的蓝色衬衣。他终于离开了写字桌，慢悠悠地朝其中一个出纳员走了过去。他递给出纳员一张好像是存款单的条子和一些现金。

珀尔放心了，朝后退了退，靠在墙上，这样不影响顾客们。但是，她还是小心翼翼地留意着那位文身汉。

她的手机挂在九毫米口径手枪旁边的皮带扣上，这时候“嘟嘟”地响了起来。她把手机斜过来拿着，低头瞥了一眼，这样她能看清屏幕上显示的信息。

奎因的号码。

她把手机从皮带扣上解下来，打开机盖，准备通话。

“你好，奎因。”她只说了一句。

“我有一个提议。”电话里的声音说。

她的目光回到那个文身的家伙和出纳员身上，那个出纳员名叫朱迪。朱迪二十来岁，身材丰满，一张圆圆的脸蛋除了吃午饭时，轻易不流露太多感情。她此时正对着文身汉眉头紧蹙。他们在争吵吗？

“什么样的提议？”珀尔问，她想尽快结束通话。

“伦兹过来看我了。这座城市好像正在发生一起系列杀人案。媒体还没有得到消息，因为一旦公开就会闹得满城风雨。《城市节拍》的辛迪·塞勒斯在捂着这件事，但可能很快就要被捅出去了。”

珀尔记得辛迪·塞勒斯，那是一个个头不高、肤色浅黑的女人，是个难缠的角色。她喜欢迅速出击，动作麻利。

可以这么说，珀尔也是这样的人。

“出现系列杀人案对伦兹的前程可是不利啊。”珀尔说。

“假如他逮住那个杀人犯，就不会对他不利。好像就是这么个局面。接着，他的仕途就会一帆风顺。他想让我重整人马，设法破了这个案子。”

“他已经是警察局局长了。他还想要什么？”

“长远的仕途规划吧，我觉得我们就不必管了。无论他动机如何，他想让我们侦破这个案子。”

整个交谈过程中，珀尔一直在观察文身汉和朱迪。他们是在争吵。朱迪那圆圆的脸蛋面色苍白，一脸的怒容，很显然在试图使自己冷静下来。这可不是她的性格。那个有文身的家伙身子朝她倾过去，多半是他在说话。

“珀尔？”

“哎，”她一边说，一边侧过脑袋，朝朱迪和那个满胳膊文身的家伙走了过去。十几个文身，似乎一个连着一个，是他们叫做满把袖子的那种。“系列杀人案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”

“我们所能调查的，就是受害者的躯干。凶手还用一根类似木棍的尖利的东西对这些妇女进行性侵害。我还没有给费兹打电话。你还在吗？”

“只有她们的躯干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没错。两个女的都是子弹穿透心脏，用的是同一把枪。”

“天哪！”珀尔说。

文身汉说了句什么，把朱迪吓得哆嗦了一下，然后她侧转身，快步向门口走去。

珀尔看看朱迪。

朱迪看看珀尔。

朱迪看看文身汉，低沉地说：“拦住他！”

“你在吗，珀尔？”

珀尔迈出两大步，一把把一个在柜台前排队的妇女推到一边，朝那个文身汉走去。“你，”她说，语气很轻，但很坚定，为的是不会立即造成混乱。“原地给我站住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珀尔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她把手机塞进她灰色制服裤的侧兜里，一把抓住了文身汉。他瞥了她一眼，撒腿想跑。珀尔扭住他，把他摔倒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，她的胳膊肘猛地撞到地板上，磕得右臂都麻木了。她用余光看去，顾客们在快速移动，像舞蹈者的影子。一个女人尖叫起来。

“喂，你个臭保安！”文身汉大叫着，并迅速爬起来。

珀尔使劲朝他的膝盖踢过去。

“啊！”他又大叫了一声跌倒在地，随后又急忙后退迅速摆脱了她。但他没有再试图站起身来。

她摸到了手枪，可怎么也无法从枪套里拔出来。真见鬼！她爬过去，把文身汉翻了个面朝天，又翻身去拿手铐。他并没有反抗。可能她刚才的那一脚把他的一个膝盖踢裂了吧。

“卡斯纳小姐！”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，“卡斯纳小姐，不要伤害他！求求你！”

珀尔抬头一看，只见朱迪站在她身旁。在朱迪身后，整个大堂里，顾客们都吓呆了。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也像珀尔和文身汉一样，趴在地上。

“你要我拦住他的，”珀尔对朱迪说，“难道他没有企图抢银行吗？”